

槐树(故事太恐怖,请在白天阅读.....)

---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的认识是肤浅的。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看清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不能隔着活人的皮肉去看清他的骨骼一样。

所以,在你我无法感知的四周,总会发生一些灵异难解的事情,如同在烛火尽头黑暗处的眼睛,无声凝视着我们。

南坪85号是一栋师范学院的家属楼。该楼于五十年代中期建成,木质大梁,一砖到底,分上下两层,每层四户。楼前有一棵硕大的槐树伸展着,遮天闭日,几乎阻挡了整栋楼的光线。

南坪85号中最早的住户是师范学院的校长系主任以及党委书记们。随着时代的变迁,住房条件的改善,校长书记们分批搬出了这栋破旧的老楼。取而代之的住户都是一些地位不高的教职员和新分来的青年教师。

楼上203室从六十年代中期就一直空着,即使在师范学院住房最紧张的时候也是空着,没有人敢住。

据说,这套一室两厅的房子是凶宅。

如果要解释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想,我们必须从203室的过去讲起。

这间203室最早的主人叫郑作维,曾任师范学院的生物系。五十年代中期这栋楼建成后,郑作维和校长书记们一同搬了进来,在203室一住就是十多年。

据说,楼前那棵大槐树就是郑作维刚搬来时栽种的。

后来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主家庭出身郑作维受到残酷的折磨,精神几近崩溃。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的左眼被红卫兵们挥舞的皮带扣打瞎了。

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可怜人悲愤与伤痛之余,终于失去了继续活着的勇气。第二天晚上从医院爬回家后,就在饭菜里撒下了事先备好的砒霜。

一家四口,连老婆带一儿一女,不到几分钟时间,全家共赴黄泉。

一周之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小将们踹开203室的房门,才终于发现这一家四口横死的尸体。由于当时天气炎热,每具尸体上都长出了斑驳的尸斑,情形相当可怖。

郑作维的老婆和女儿都倒闭在饭桌旁,22岁的儿子郑浩倒在门边。看得出郑浩在临死前想爬出203室,从他伸出的手以及地上的血迹可以推断,在死亡前他曾做过非常惨烈的挣扎。

郑作维的尸体倒在北边的窗台下。他的脸上浮着一种奇怪的笑容,鼻孔和嘴巴里都渗出血迹,仅存的一只右眼凝望着窗外那棵他亲手栽种的大槐树。

在公安机关对现场作出自杀的判断后,一家四口的尸体就被师范学院的革委会领导出面火化了。

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伴着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危的心理,这幕惨剧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文革后期,师范学院各部门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住房分配小组把这套空了几年的203室分给了一位姓邓的青年教师。这位邓老师年龄已经不小了,急着要房子结婚,所以并没在意这栋房子里曾死过人。

婚礼顺利举行。到了夜晚,在闹新房的朋友们散去之后,小两口宽衣上床,正要开始羞涩的亲密时就听见几声怪笑。笑声清晰明亮,仿佛夹杂着些许伤感的味道,猛然听来竟很难分清是到底笑还是哭。

起先邓老师还以为是朋友们在跟自己开玩笑,并没有理会。

可是笑声一直不断,有时候还夹杂着几声女人的啼哭。再加上窗外随风摆动的槐树枝叶,在寂静的夜晚就显得出奇的恐怖。

邓老师终于明白这栋房子真的在闹鬼。于是,他连夜就搬出了203室。

可是,恐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结束。

十个月后,邓老师的新婚爱人难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了。到医院大夫们剖开孕妇的肚子,发现了一个早已死去多时的怪胎。

这个胎儿没有眼睛,鼻子上面是一个又大又软的额头。

有个好奇的大夫用手术刀轻轻划开了死婴的畸形额头,发现死婴的头颅里竟然没有长脑子,却长了密密麻麻几百个眼睛。

怪胎的事很快就被传开。处在丧妻之痛中的邓老师不久也调走了。

在一连串怪异神秘之后,已没有人再敢住进203室了。这套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直到日历被翻到一九八七年。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个全国性的住房紧张时段。师范学院的很多青年教师员工因为没有分到房子,或者迟迟不能结婚,或者祖孙几代人被迫挤在十来平米的简易棚屋里。

学院负责分房的领导焦头烂额,情急之下又想起南坪85号这套空了十多年的203室。

这次分到203室的是一位新调来的研究生。刚来单位就能分到一室两厅的房子,研究生很是兴奋。他怀着钻研科学的诚恳态度想把房子粉刷一新。

在粉刷过程中,研究生奇怪的发现,明明刚刚粉刷过的雪白墙壁上不知怎么总会冒出一些血点。他把这里的血斑抹白之后,那里又会出现新的血斑,就像有人在故意开玩笑似的。

恰好这时候研究生的哥哥和嫂子抱着快三岁的小侄子来看他。小侄子一进203室就指着北窗户底下惊恐地大哭起来,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研究生和哥哥寻声去看时,看到的只是雪白的墙壁,窗外依旧摇曳着沙沙作响的槐树,什么怪异也没有。

研究生的嫂子是个有些迷信的山里人。她曾听老辈人讲过,不到四岁大的小孩子能够看到一些大人们都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能看到那些许多肉眼凡胎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一看到孩子被吓哭,她立刻明白在这套长期空着的203室里,一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而且此刻就坐在北窗户的下面。

最后,在嫂子的力劝下,研究生还是退掉了这套房子。

不久之后,有朋友的联系帮助,研究生辞去了师范学院的工作,南下闯深圳去了。

203室就这样继续空着。

在生活的嘈杂和烦乱中,凶猛和诡异总是容易从人们的注意中淡出。谁也不会永远警惕着空空的203室。周围的住户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谁家都没有出过怪事。对于师范学院的人们来说,只有在茶余饭后或者吓唬小孩子时才会有人拿出203室的故事,内容也在夸张和捏造中渐渐忽略了真实。

鲁迅说: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二〇〇二年四月五日,星期五。清明节。

王娟早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办公室里其他人还在忙碌时,她却已一只手轻轻抚着茶杯,一只手握着鼠标,在网络中随心游荡。

MP3播放器中流动着舒缓的苏格兰音乐。风笛在悠扬婉转的情绪中弥漫着悲伤。

## 未定标题

看完乃纲的帖子《精神力量》，王娟揉着眼睛开始收拾东西。下班时间快到了，对于像她这样的22岁年轻女孩来说，每个周五的下班就意味着一段疯狂浪漫的周末将要开始了。至于什么精神力量不精神力量，她更在乎今天晚上会和谁一起约会。

王娟长得算不上漂亮，但是年轻女孩特有的娇嫩总是使她魅力无穷光彩照人。她明白自己正处于一个女人最鲜艳的年龄，所以她总是保持着健康的微笑，然后羞涩的等待爱情。

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什么样的，她自己并不清楚。男人嘛，最重要的是感觉。如果爱情来了，无论对方是谁她都会全力以赴。

当然，最好也要帅一点，酷一点，就像刘德华和谢霆锋。

这时候，她的QQ上有个头像在跳动。

头像是一个独眼海盗，叫做花落无声。

花落无声说：“嗨，漂亮女孩，你好。”

第一句话就夸自己漂亮，这个人的嘴真够甜的。王娟记不起什么时候加过花落无声。她的好友名单里一般只有她谈得来的朋友的号码，这个花落无声却仿佛是自己突然冒出来一般。

点开详细资料，上面写着：这家伙很懒，只留下一只眼睛。

这是什么鬼资料？王娟撇了撇嘴。

花落无声的头像在跳动：“你的短发真好看。”

王娟不禁摸了摸自己整齐别致的短发。奇怪，他怎么知道？

花落无声的回答更奇怪：“我知道你，你却不知道我。（：”

王娟敲着键盘：“你是谁？你在哪里？你怎么知道我？”

等了半天，花落无声只发过来几个字：“我就在你后面。”

看完这几个字，王娟不由得感觉背后涌起一丝凉意。她迅速回过头，身后并没有人。远处几个公司的员工在轻声交谈着什么，一切平静正常。

花落无声又在跳：“不用回头看了，你是看不到我的。”

王娟生气了。这是谁在搞恶作剧？她想了想，从脑海里理出一个人来。难道会是他？一个财务办公室新来的大学生？

最近王娟总觉得那个大学生有点暗恋她，好几次都有意无意的跟她套近乎。哼，这种念过书的人，就爱玩这类鬼心眼。

正在想着，花落无声又开始跳动：“我们见面好么？”

没说几句话就约人家见面，有这样的网友吗？十有八九是单位的人在搞鬼，要么就是那个大学生想约我。

见面就见面，谁怕谁？看我还拆穿你的小把戏。

王娟只打过去两个字：“同意。”

两个小时，夕阳的余辉渐渐暗淡下来，城市的夜晚被笼罩在一片片霓虹的暧昧之中。

王娟一身黑色职业装，挎着白色小包，款款来到事先约定的见面地点——广场花园。

在一棵硕大的槐树下，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向她招手。他说：“你好，我是花落无声。”

他不是王娟的同事，也不是她以为的那个大学生。事实上这个男人她以前从没见过。

这是个二十来岁的英俊男人，皮肤白的吓人，脸上的棱角坚毅而明显。

他说：“你很漂亮。”说完他笑了，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王娟也笑了，笑的温柔妩媚。她知道自己这种笑容最好看。她说：“你要比我想象的还帅。”

“是么？”

王娟点头。

也许，这样英俊的男人并不多见。他的气质不但酷而且冷。还给你一点说不出的感觉，大约是杀气吧，王娟想。

晚风吹着槐树叶轻轻作响。她突然觉得有点糊涂。对于这个广场王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平日里她常常和朋友们来这里纳凉散步。可是以前她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里有棵这么硕大的槐树呢？

环顾四周，人来人往。这里并不是一个说话的好地方。

她提议：“找个地方坐坐吧。”

三蓝酒吧。

蓝色的灯光，蓝色的酒精，以及蓝色的音乐。

王娟和花落无声面对面坐着，随性的交谈。

像许多普通网友见面一样，他们只是谈网络谈对生活的看法，却尽可能避免谈自己的生活。

他健谈而机智，言语中的幽默常常逗得王娟忍俊不禁。和这样的男人一起聊天无疑是很愉快的事情。

王娟渐渐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有点可爱。她甚至开始幻想这个英俊男人的某一天去公司接自己时，那些公司里平日里自命不凡的女孩们会用怎样羡慕的眼光去看她？

也许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谁知道呢？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

她作了自我介绍：“我叫王娟。你呢？”

他又笑了，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我叫郑浩。”

交换姓名是网友们在准备做亲密接触前所做的最重要举动。王娟很愿意认识他，或者说她需要认识他。因为真实的感觉，因为浪漫的氛围，她几乎被迷住了。

“郑浩，郑浩。。。。。”她把这个名字轻轻念了几遍。

接下来的交谈，随意之间已隐隐带有一丝亲密的味道。

他们开始谈自己的生活，谈工作的快乐，谈自己的家人。

郑浩说：“我的父母去世很久了。有时候我总觉得应该为父亲做些什么，把他失去的一些东西还给他。”

王娟突然问：“你多大啦？”她有点担心自己比郑浩大。男人们好象总是喜欢比自己小的女孩。

郑浩看了她一眼，说：“我43年生的，到今年快六十了。”

虽然这个玩笑开的有点莫名其妙，可王娟还是笑的前仰后合，眼前这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怎么可能出生在解放前呢？她边笑边说：“要这么讲，我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出生的，你要叫我姐姐啦。”

郑浩也笑了笑，抓起桌上的杯子又放下。

王娟注意到郑浩整个晚上什么东西也没喝。

三蓝酒吧的音乐婉转缠绵。

当王娟讲起自己家里的装修时，郑浩说自己家在附近也有套房子，最近请朋友装修，搞的很不错，问王娟是不是愿意去瞧瞧。

王娟低头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在这个时候贸然前往一个男孩家，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或许郑浩会放着悠扬而哀伤的音乐，或许他还会请自己喝一杯，或许在喝过酒后他们会接吻，或许接吻后。。。。。

她觉得以后的事情作为女孩子已不该去想了。怕什么呢？自己都谈过三个男朋友了，对于很多事不但经历而且熟悉，相信发生任何事情自己都是能够解决的。何况眼前这个男人是这样的。。迷人。

见王娟欣然同意，郑浩便掏出厚厚的钱包买单。

在出租车上王娟无意中碰了郑浩的手。他的手冰凉发僵，仿佛是一块冰箱里放过的冻肉。她低头去看，发现他的手背上有块指甲盖大小的褐斑。

“这是什么？”她问。

“哦，这是尸斑。”

“啊，讨厌。”王娟轻轻打了他一锤，娇嗔地说：“少吓唬人。”

出租车停在南坪85号前的大槐树下。下了车，他们挽着手走上了长长幽暗的楼梯，一直走进了那套阴森森的203室。

。。。。酒吧的收银员小崔一向是个很少出错的精明女孩。可是在凌晨下班结账时，却惊奇发现在今天的收帐里赫然有一张烧给死人用的纸钱。

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清晨，晨练的人们惊恐地发现，有一具女尸被吊在南坪85号前的大槐树上。

市刑侦大队在接到南坪派出所的报案后，立即派人赶往现场。

李敏刚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就接到刑侦队叫她去凶案现场的电话。她只是个去年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女孩，虽然干这行时间不长，但她却非常明白迅速赶到现场的重要性。

刷牙洗脸，连护肤霜都没顾上抹，她便匆匆赶往南坪85号。

还没下车，远远地就看到大槐树下围着很多人。人们议论纷纷。几个南坪派出所的同志正在现场维护秩序。一具女尸被一根白色皮包带吊在离地四五米的槐树枝干上，随着风轻轻地摇晃，情形相当恐怖。

女尸身着黑色职业女装，一只左眼被人生生地剜去，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大窟窿。从女尸圆瞪的右眼和大张的嘴来看，这个女孩临死前一定受过巨大的惊吓。

李敏觉得有点恶心。虽然尸体她见的不少，可是这么惊恐的表情还是让她有点心跳加速。没顾上喘气，她便和几个先行赶到的刑警一起展开调查取证。

很奇怪，现场没留下任何证据。尸体被吊到五六米高处，大槐树上却没有留下任何攀爬的痕迹，地上也没有任何梯子的印迹，难道尸体是自己跳上去的？

验尸报告和死者身份调查很快就出来了。经调查，死者叫王娟，女，23岁，汉族，某公司职员。参加工作两年，职业记录良好，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验尸报告证明死者是在生前被薄锐利器剜去左眼的，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并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发生过性行为。死因是由于受到突然刺激后引起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致使心肺功能迅速衰竭，导致突然死亡。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被活活吓死的。

有围观群众反映南坪85号的203室是鬼宅，这个女人就是被鬼扼死的。刑侦队员们当然不会相信。但出于谨慎其间，他们还是找师范学院房管处要来钥匙，打开了203室的房门。

203室还是和过去一样空空荡荡。地上铺着厚厚的灰尘，墙上的白灰因为时间久远已变得斑驳不堪。

刑警们惊奇的发现，在地上灰尘中明显有一个女性高跟鞋的脚印在向里延伸，一直走到房间中央，然后突然消失了。也就是说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曾走进这个房子，可是当走到房间中央时，她的双脚却突然离开了地面，一下子什么痕迹都没了。

这样的怪事令刑警们大惑不解。房间地面到处都布满灰尘，任何人走在任何地方都会留下清晰的足迹。这个穿高跟鞋的女人难道飞起来了？

对高跟鞋脚印的研究结果更令人惊异。这个脚印与楼外槐树上挂着的独眼女尸的脚型完全吻合，完全可以断定，这些脚印就是王娟生前留下的。

203室的窗户并没有开启过的痕迹，几十年的灰尘堆在窗角，大约窗户早就打不开了。周围的住户均表示昨晚没有听到任何古怪声音，也没有人看到任何异常现象。

被调来的警犬也没有闻到任何奇怪气味。

一切情形都古怪而诡异。没有人能解释那个叫王娟的女人是怎么从房子里自己飞到楼外的槐树上。剜去她左眼的薄型锐利工具究竟是不是人的指甲？而她又是被什么吓死的？

在回刑警队的车上，刑警老杨摸着他的光额头对大伙说：“真\*\*\*奇怪。你们大家想想，那间很久没住人的203室里怎么没有一个蜘蛛网？”

这个问题问得一车人不寒而栗。

有的事情不能细想，因为越深究越让人觉得莫名的恐怖。

莫非这世上真有什么灵异的东西存在？

几个月后，又有怪事出现了。

黄小洁是个学机电自动化的大二女生，在每天枯燥乏味的机械电子之外，她最喜欢的就是上网聊天了。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她的QQ上突然跳动着花落无声的名字。黄小洁想不起什么时候曾加过这个人。点开详细资料，上面只有这么几个字：这家伙很懒，只留下一只眼睛。

怪异的语言立即吸引了黄小洁的好奇心。

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聊天，她了解到花落无声的可怜身世：父母双亡，一个妹妹也死去多年，他一个人游荡于昏暗的天地之间。

女大学生几乎有点感动，眼睛里湿乎乎的。  
当花落无声提出见面的建议后，她竟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当夕阳的余辉在西方留下一抹阴森的暗红时，黄小洁在校门口见到了花落无声。  
花落无声站在一棵硕大的槐树下，苍白的皮肤印着英俊的脸庞，冷酷的气质有如一个杀手，足以令任何一个女孩砰然心动。黄小洁惊诧他英俊的相貌同时，也很奇怪在她熟悉的校门外怎么突然多了一棵大槐树？  
他们在校园外一个雅致的聊吧坐了下来。  
一番简短而客气的相互介绍之后，他们聊起了现代文学。  
黄小洁说：“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池莉，我觉得她的文字特生活。你看过她的《太阳出世》吗？里面的生活细节就如同我们都经历过一样。绝了。”她顿了顿，接着说：“哦，那个乃纲也不错。我看过他的《小偷抓警察》，也很不错。”

花落无声看着自己手中的杯子说：“作家们其实是在利用纸张和文字，向人们传达着他们所幻想到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大小和力度显示着每个作家的功底。”  
“对啊，对啊。”几句话有一定道理，黄小洁眼中流露出仰慕的光彩。她傻乎乎地问：“精神力量难道真的可以传递吗？我是说像特异功能那样把精神转化成物质的力量。”  
“跨世纪的年轻人们总是对超自然科学感兴趣。”  
花落无声笑了，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是的，当然可以。”他说：“我们的思维其实就是一种复杂的精神信号，就好象电能一样无影无踪，却孕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些精神信号有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载体转化成难以置信的力量，跟电能利用电动机变成动能是一个道理。”  
一番稀奇古怪的言论，听得黄小洁直眨巴眼睛。  
落花无声接着说：“就好象我们在喧闹的地方去看一幅画着宁静山水的画卷一样。当你真正看懂了画中的宁静意味，就会摆脱周围喧嚣的现实，到达画家想要传达的宁静精神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画家在通过纸张和绘画这种媒介，把他想要表达的精神宁静传递给你，将你原本应该感到喧闹的精神信号扭曲了，覆盖了，甚至改变了。精神的传递使你改变了对事物原本的认识，使你被迷惑，使你失去自我。”  
“有道理。”黄小洁认真的点头。眼前这位渊博的网友让她佩服的五体投地。  
“所以精神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再比如说——”他忧郁地看了她一眼，才接着说：“比如说感情。”  
黄小洁觉得自己心在嘭嘭直跳。  
“如果有人喜欢你，你又是怎么感觉到的呢？有时候在无形之中精神的信号在传递，使你能够感觉到。当你为一个人着迷，或者爱上一个人时，你的敏感的心灵其实正是被那个人所投射的精神能量所左右。如果能控制这样的力量，也许你就可以控制别人，让别人产生幻觉，产生本不存在的幻象。”

花落无声又在笑，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在他血红的嘴唇映衬下尤其明显。  
黄小洁迷惑了。眼前这个英俊的男人跟她谈感情，会不会是一种暗示呢？  
对于感情她并不陌生。黄小洁的男朋友是一个和她同系的普通男生。一年来，他们的关系总是不冷不热缺乏激情。和男友相比，眼前这个英俊的男人无疑更有感觉。

她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发热。  
晚十点四十分，聊吧老板看着黄小洁和那个男人一起走了。付钱时那个男人丢下一张百元大钞说：“不用找了。”  
无意中露出手背上的褐色斑痕。  
看到出门时黄小洁挽起那个男人的胳膊，聊吧老板不禁感叹起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的泛滥和庸俗。  
直到第二天的早晨，人们才再次见到了黄小洁。这个漂亮女大学生的尸体已经被吊上了南坪85号前的槐树。她的左眼被人剜去，只留下黑黑的血窟窿瞪视着这个奇怪的世界。  
接到报案后，刑警队的李敏和几个同事一同火速赶到现场。当她看到黄小洁的尸体同王娟一样，晃悠悠挂在南坪85号前的大槐树上，李敏不禁伸手捂住自己因惊愕而合不拢的嘴巴。  
可怜的黄小洁也失去了左眼，白色红色的液体几乎溢满了血淋淋的窟窿。  
尸体随风飘摇。  
周围的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肯定是203室凶宅里的恶鬼干的。”  
“老郑家的阴魂这么多年散不去，真是怪事。”  
又有人说：“哎，我听说当年住203室的人曾被人打瞎了左眼，这两个被害的女孩左眼也被人挖掉了。。。。。”  
“听说过没眼睛怪胎的事情吗？”

验尸报告和前一次凶案有很多相似之处。死者的左眼是被类似指甲或者刀片的锐利物挖出的，除左眼外身体其余部分未受伤害。死因也是由过度恐惧引致心脏功能衰竭而突然猝死。  
唯一不同的是，黄小洁的尸体胸前和腹部有大量尘土污迹，估计死者曾被人拖在地上走过一段路。  
李敏看了身边的同事一眼，同事也在看她，恐怖的气氛瞬间弥漫出来。因为他们都想到了一个地方——  
203室。  
打开203室房门，果不其然，落满灰尘的地面赫然多出一条长长宽宽的印迹，曾经有东西曾被从门口拖到房间中央，然后在房间的中央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黄小洁身前的秽迹与203室地面的灰迹成分完全吻合。也就是说，黄小洁是趴着被人拖进203室的。至于她是怎么在屋内突然离开地面，怎么从屋内被挂到楼外的大槐树上，就不得而知了。  
刑侦队员们面面相觑。从上次王娟凶杀案到现在有三个多月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案子破不了，谁都觉得不是味道。  
同样的案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又是同一地点同一状况，而且是同样的无头无尾，让每个人都觉得憋着火。  
刑警老杨摸着自己发亮的额头说：“真\*\*\*活见鬼！看来这个月的奖金又泡汤了。”  
李敏无奈地摇摇头。  
北窗外大槐树上的枝叶也在随风飘动。  
对于前后发生的相同案件，省公安厅予以了充分的重视。经有关领导指示，市公安局抽调人力组织专案调查组直接负责南坪85号凶杀案。

## 未定标题

李敏很高兴被抽调到这个专案组。除了每天有三十多块的补助之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与如此受省领导重视的大案要案的调查，让她也开心不已。

很快，去黄小洁学校调查的同志带来了令人兴奋的结果。他们找到了在那个晚上最后看到黄小洁的聊吧老板。

在市局刚腾出库房后建立的专案办公室里，聊吧老板详细讲述了最后见到黄小洁的情况。

“当时她和一个男的在一起。那男的大概二十来岁吧，穿的好像是件白色衬衣，灰蓝色长裤，看上去挺土的。长的嘛？长的挺帅。大眼睛，白牙齿，红嘴唇，就是皮肤有点白，好象没有血色似的。”

“他的牙齿很特别吗？”负责做笔录的李敏禁不住问了一句。因为通常案件中很少有人对别人的牙齿这么注意。

不是，不是。”聊吧老板连连摆手。“他的牙齿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在笑的时候，让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唔，对了，那个男的手上有块酒瓶盖大小的褐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专案组的刑侦队员们立刻警觉起来。有人从法医那里拿来了各式各样的人体斑痕照片，让聊吧老板辨认。

聊吧老板看了半天，才指着一张照片说：“啊，对了，就是这种样子的。”

翻过照片背面，写着两个字——尸斑。

在坐的每个人心里都不禁泛起一股寒意。

聊吧老板垂头丧气地说：“这事情真晦气。这女孩出事那天我收的钱里就有一张是冥币，难道活见鬼了？”

究竟有没有鬼，谁都不清楚。

开了一晚上会，抽了一堆烟屁股后，专案组领导才最后决定，在南坪85号附近布点监控。除部分蹲点的同志外，其余同志继续追查手背上有褐斑的疑犯线索。

很快一个月又过去了。对疑犯线索的追查毫无结果，而对203室的监控也没有发现异常。南坪85号的几家住户依旧平静生活着，有两口子拌嘴的，有上班迟到的，有早早上市场买肉的。。。。。。没有什么能说明什么。203室依旧空空荡荡，没人进也没人出。

平静，使埋伏在四周的刑警们都疲惫不堪。

但是，九月十三日午夜，怪事还是发生了。

刘强，男，23岁，是一个惯偷。他的作案手法非常简单，就是把事先印好的虚假宣传广告挨户塞到门缝里，第二天再来查看，凭借广告在与否来判断该住户的生活规律。如果有的住户广告几天都没人动过，那么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开门入室了。

这一次，刘强把目标锁定在南坪85号的203室。

203室的广告一连几天都没人动过。从楼下看去，窗户里黑漆漆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刘强暗自窃喜，他准备动手了。

九月十三日晚11点54分，负责监控203室的刑警发现有可疑人物走进南坪85号破旧的楼梯入口。

刘强自己并不知道，他这几天的举动早就被马路对面楼上的望远镜观察的一清二楚。他大模大样走上85号狭窄的台阶后，在203室门前徘徊了一会，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时，他才从挎包里掏出撬门用的钢尺和钢丝。

几乎在同一时间，埋伏在附近的刑警们已开始向南坪85号楼下悄悄集结。埋伏了一个多月，今天终于有人要进203室了，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

203室的门是一把旧锁。刘强轻而易举就找到了锁珠，轻轻一拨，门开了。203室里漆黑一片，像一张巨大的嘴，欢迎着他的到来。

刘强没敢磨蹭，蹑手蹑脚走进去，反手轻轻关上门。

11点58分，报话机里传来“疑犯进去了，动手！”的命令。刑警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上楼，一脚踏开了203室的门。就在刑警们破门而入的瞬间，203室里却突然传出“啪”地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摔在地上。

刑警们在手电光的乱影中，203室依旧是斑驳的墙壁，厚厚的灰尘。刘强已经平平地倒在房间中央，他的双眼圆瞪，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恐惧还是惊讶，以至于嘴角不停在的抽动。

他还没死，不过和死已没什么区别了。

在送医院的路上，他只是不停念叨两个字：“眼睛，眼睛，眼睛。。。。。”

什么眼睛？刑警们面面相觑，阴郁的气息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后半夜，刘强就因为心率不齐引发心肌梗塞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大夫们一致认为，过度惊吓才是刘强的真正死因。

刑警里有人在咬牙齿，有人在抽烟，甚至有人在发抖。

刘强究竟在203室里看到了什么？又是什么在漆黑的房间里将他吓个半死？刘强临死前说的眼睛又是什么意思？以及在刑警们冲进去时所听到“啪”一声又有什么古怪呢？

一切的一切，难以解释，而且发生的诡异而离奇。

刘强就在人们的眼前被活活吓死，死的匪夷所思。

是不是可以说，203室真的有冤魂？

第二天下午，李敏坐在办公室的微机前开始打昨天晚上的行动报告。面对一团又一团的诡异离奇，她实在打不下去了。一切证据都表明，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和人在打交道，而是在和鬼打交道。写什么呢？如果写专案组活见鬼了，估计省局的领导是不会满意的。

倒了杯茶，李敏握着有点发烫的茶杯犹豫着。好在报告过明天才交，有的是时间赶。所以她索性点开Internet，挂上QQ，在网络上放松一下。

看了会股市新闻，她的QQ开始跳了。

跳动的是一个独眼海盗头像，叫做花落无声。

“嗨，你好。”

“你好。”李敏敲击着键盘。花落无声在她的好友栏里，可是她记不起什么时候加过着个人。

## 未定标题

“聊聊好吗？”

“我为什么要和你聊天？”李敏在网络上一向志高气昂。

对方沉默了一会，发过来一句话：“你的报告打不出来，需要休息一下。或许聊天是个不错的选择。”

打报告的事他怎么知道？李敏吃惊地捂住嘴。难道是哪个认识她的男同事在搞鬼？

点开花落无声的资料，只有一句话：这家伙很懒，只留下一只眼睛。

一看眼睛两个字，李敏心里不禁打了个寒蝉。她立刻想起那个死去的盗贼刘强临死前曾不停念叨两个字——眼睛。

人体最脆弱的器官总能带给人最深的恐惧。

李敏敲着键盘：“你留下眼睛做什么？”

“还债。”

“还谁的债？”

“我父亲。”

“你很奇怪哦，为什么要还他一只眼睛？”

“因为他的眼睛被人打瞎了。当时我也在场，却阻止不了。所以我是帮凶。”

“没有报警么？”身为警察，李敏相信公安机关能够维护正义。

对方沉默了。良久，才发过来一行字：“有时候没有人能够维护正义！”

李敏在警校学过心理学，她能估计得出，坐在长长网线后面的，应该是一个经历过痛苦而悲观失望的人。

大多数女人都很善良。对于每个悲观失望的人，她们都会带着一份怜悯的心情想给予别人帮助。李敏也不例外，虽然她是警察，但她更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她打着：“我是个警察。也许我可以帮你维护正义。”

“我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你不可能维护已逝去的正义。”

“难道我很老么？我想我们都很年轻。（：“李敏想把话题谈的轻松些。

“我们见面吧，趁我们都年轻。”对方提出意见的态度很坚决。

李敏猜一定是哪个同事在跟自己开玩笑，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快提出见面的要求？可是转念一想，怕什么，说不定是

哪个暗恋自己的人试图跟自己约会，也说不定网络那头真有一个白马王子在等着呢。“去就去，我这么大一个人，又是

是个警察，还怕有谁把我吃了？”想到这，李敏在QQ上打了两个正正的字——同意。每天都会有黑夜降临，就好像每天

都会有人死亡。

乐观的人说：每个黑夜之后都会有黎明。

悲观的人说：白昼之后将是一个又一个黑夜。

在车水马龙的街口，李敏见到了花落无声。

他站在一棵高大的槐树下面，英俊潇洒，雪白的衬衣被都市的霓虹映出五色斑斓。

李敏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帅。”她的赞美是由衷的。

“一小时前我很丑，可是我会变。”他笑了，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他们坐进了一家快餐店。李敏从下午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所以她要了份炸鸡翅，一个蔬菜汉堡，一大杯饮料。

花落无声却什么都不吃。

“你不想吃点什么吗？”李敏问。

“不，谢谢。你没听说过秀色可餐吗？看着你的美丽，我把饥饿早忘了。”

这家伙嘴还挺甜，李敏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她很少见网友，或者说她很不屑于见网友。在警校她曾陪同寝室一个女生去见了一只恐龙。那是一只真正的白垩

鹫龙，花花绿绿的穿着外加令人咋舌的相貌，给李敏心里留下过难以抹去的阴云。

今天她本以为是哪个同事在偷偷约她，没想到对方却是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意外的心情使她心中燃起了一个又一个五彩的梦。

在警校的时候，她也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可惜最后工作被分在两个地方，所以他们又很快分手了。人的感情总如

云彩一般变化无常。对于李敏来说，感情这种事需要随缘。

今天卤莽有特殊的相遇，很难说不是冥冥之中缘分的安排。

一段交谈之后，李敏对于面前这个男人产生了难以抵御的好感。

在她印象中，男人们通常说话总是粗鲁而随便。可是这个叫“花落无声”的男人不但谈吐温文尔雅而且特别善解人

意。他仿佛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仿佛也知道你究竟想听什么。他的一言一行仿佛都体现出老天爷特意安排下的一种浪

漫。

于是，李敏很快觉得自己醉了。陶醉？麻醉？或者，是中了魔。

她问他的名字。她需要一个真实的名字来完美充实她的梦。

“我叫郑浩。”他说话的时候，一口白森森的牙齿总是很显眼。

时钟指向了十一点。快餐店要关门了。

郑浩说：“我家就在附近，我们去那里坐一会吧。”

“太晚了，不太方便吧。”李敏真的不想很快就结束这样美好的夜晚。

“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会害怕？”李敏笑着说，“我是警察，我怕什么？”

“你不怕鬼？”

“鬼？”南坪85号的怪异在李敏脑海中闪了一闪，但很快又被眼前郑浩的笑容所代替了。她说：“世上哪有鬼？就

算有，我也会对它说：‘喂，我是警察，把手放在脑后然后爬在桌子上！’”

“哈哈。”郑浩苍白的脸上笑得很无奈。

走出快餐店，郑浩伸手要打出租车。

李敏却说：“你家在哪儿？我有月票，不如我们坐公交车吧。”她喜欢让男人们感觉到她很节俭。

郑浩没有反对。

十一点三十。他们坐上了最后一班三十四路公共汽车。

车上乘客不多。大家劳累了一天，有人在座位上打着盹。

夜色中的城市宁静安详。司机和售票员在低声说着什么，微微的低语声像困倦一样缓缓袭来。

李敏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与郑浩温柔地对视着。谁能说有什么，谁又能说没有什么呢？一个女人总会在必要的时候

陷入遐想。

车在中途的车站停下来，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

突然，一直在后排坐着的老头急急地冲过来，拉起李敏的手说：“小琴，你在这啊，真让我好找。你妈病了，快和我上医院。”

小琴！李敏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突如其来事情让她莫名其妙。

老人一脸很着急的样子。他一面大叫：“快下车，我们打车去医院。”一面给李敏偷偷使眼色。

在一旁的郑浩面无表情。

李敏更糊涂了，脑袋有点发蒙。难道母亲真病了？可这老头又是谁？难道这老头是个神经病？

这时郑浩缓缓伸手要推老头，却被老头灵敏地侧身闪开了。

在这一系列动作的瞬间，李敏仿佛看到了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到。胡里糊涂就被老头连拉带扯拖下的汽车。

郑浩并没有下车。他站在车上，面无表情。

在李敏和老头拉扯中，这辆末班三十四路开走了，带着郑浩毫无表情的面容开走了，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的黑暗之中。

李敏很生气，她一把推开这个奇怪的老头，大声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定了定心，才说：“姑娘，我刚才救了你一命啊。”

“啊——？”李敏更糊涂了。

“刚才和你一起的那个男的，你们认识多久了？”

“这关你什么事？”李敏还是没好气。

“姑娘，我说句话你别害怕。”老头还是很认真地说。

“怎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和你一起的那个男人的脚一直没有挨过地面。”

四周城市的夜色宁静平常，一样黄灿灿的路灯，一样暗色的楼群。但是，李敏确实害怕了。两支脚不挨地？就是说人是飞在空中的。这样的漂浮是没有人能做到的。

郑浩不是人又是什么呢？

她努力地回忆着刚才和郑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在思绪的空洞中竭力寻找着理智的解释。可是，想来想去，郑浩除了谈吐的气度外形象苍白，只有苍白，以及一口总能让人留意到的惨白牙齿。

突然，她又想到一件事。这件事更加恐怖而诡异，几乎令她发起抖来。

刚才在老人拉她下车时，郑浩曾伸手要推老人，就在那一瞬间，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李敏看到郑浩手背上有一块小小的褐色斑纹——尸斑！

她在刚才的混乱中不及细想，所以并没有警觉。此刻突然想起，冷汗顿时顺着冰凉的脊背滑落下来。

“我。。。谢谢您。”李敏还没表示完对老人的感激之情就开始哭了。她太害怕了。女孩子在恐惧面前有的是眼泪。

但是，她毕竟是一名刑警，即使感到害怕，她仍然是一个懂得司法程序的警察。

四十三路公共汽车是路过南坪85号的。

出于职业本能，她立刻意识到这个郑浩与前两起南坪85号的凶杀案疑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管他是人是鬼，毕竟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她请老人连夜一同回警局做笔录。老人的证明会让这离奇的遭遇变得比较真实可信。

二十五分钟后，他们打着车到达市刑侦大队。值班的干警们在听完李敏气喘吁吁的讲述后都笑了。因为这件事太古怪了，谁也不相信。大家还嘻嘻哈哈开李敏的玩笑。

有的说：“小李，没想到你还有见网友的爱好啊。哪天我也在网上约约你。”

有的说：“鬼的脚不沾地吗？没听说过，你是恐怖电影看多了吧。”

有的说：“咳，李敏，我说你这个年轻同志对封建迷信思想怎么这么严重啊。没事你还是回家睡觉去，别在这瞎耽误工夫。”

没人相信，李敏气得直摇头。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交警队打来的，说最后一班三十四路公交车翻进南坪附近的河沟里了，司机乘客无一生还，叫刑侦部门的人去一趟。

没有人笑了。实实在在的恐怖涌上每个人心头。

李敏和同事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

老人接着说：“可能这个人死前很痛苦，因而产生了报复心理，所以现在他（它）的行为是害人的。在古代文献里有厉鬼的记载，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当然这只是推论，我们现在没办法证实。因为对于这类神经反射式的能量转移，我们目前的研究只是一片空白。”想了想，他又说：“对了。以前在师范学院有个叫郑作维的生物学者，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当时他还在我们生命能量测量的课题小组任组长。可惜文化大革命时。。。呵呵，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我还年轻，现在却已经退休了。”

“他现在已经死了吗？”到底是年轻人，所以李敏禁不住要问。

“是哦。”老人叹了口气，“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自杀了。”上年纪的人对死亡显示出的是不仅仅尊敬，仿佛还有种等待的含义。所以，耿匡仁的表情是肃穆的。

刑警老杨突然问：“那东西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是人，还是尸体？”他半天没出声，一说话就把大家吓了一跳。

“应该是尸体吧。就是说肯定有一具带有能量的尸体存在。只要能找到那具有能量转移的尸体，是能够防止他（它）再次害人的。”

这是对南坪系列杀人案最好的结论吗？可以用这种尚未成型的理论来做依据吗？有人相信，也有人不信。起码李敏是相信的，因为她亲眼见到过郑浩。而且出于女人的预感，她相信他们还会见面的。

一夜的会议讨论，在天亮后除了满满几烟灰缸的烟屁股之外，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

早晨的天空密布着阴云，暗暗的。又是一个阴天。

## 未定标题

怀着好奇的恐惧，或者是某种难以解释的女人心情，李敏来到南坪85号前那棵神秘的大槐树下。也许这棵大树与郑浩有什么联系吧。

槐树枝繁叶密，在风的轻拂下叶片婆娑而动，哗哗作响。  
要不是昨晚老人相救，或许此刻的李敏已经挂在树上了。

一根穿过槐树枝叶的白色电线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根电线是用来连接附近网吧的网络专线。李敏的心在收紧。难道郑浩是通过这条线路在网络上做他的花落无声的？

她迅速回到刑警队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在她QQ的好友名单里却怎么也找不到花落无声的名字。在搜索上查，同样一无所获——还没有人注册过这个名字。

不久，负责调查郑浩这个名字的同志送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郑浩，男，生于1943年，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哈工大，后因政治成分原因被学校劝退，在家待业。一直住在南坪85号203室。到1965年，其父郑作维因被红卫兵长期折磨导致精神崩溃，于是在家中饭菜里下毒，导致全家四口集体死亡。郑浩死时二十二岁。

郑家的档案及照片在文革期间大部遗失，仅存郑作维在与师范学院62届毕业生合影。

拿着这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恐惧一点一滴涌上李敏心头。照片上的人们穿着那时最为普遍的暗色衣服，笑容可亲，像一张张骨灰盒上的遗照，留给许多年后怕人们忘却掉的音容笑貌。暗色的衣服连成片，像很浓一片暗色的云雾，郑作维站在其中无私地笑着，很自信。他和李敏见到的郑浩有点像，父子之间遗传着同样深沉的大眼睛。

谁知道呢？也许此刻就有东西站在你的后面。

而你却看不见

这就是刚刚李敏乘坐过的三十四路末班车，就是刚才郑浩坐着的那辆车，翻了，无人幸还。

当刑警们赶到现场时，几个乘客和司机的尸体已经被人从河沟里捞了出来，直挺挺的一排，横在马路涯子上。

每具尸体除了受到磕碰浸泡之外，都是圆睁着眼睛半张着嘴，仿佛一同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警车的警灯无声地闪烁着，把红光一闪一闪打在尸体们的脸上，情形异常可怖。

法医报告指出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一共七人，在汽车翻进水沟时都没有受到致命撞击。使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还是恐惧。他们的心脏在瞬间无法承受巨大恐惧引发的肾上腺激素过量分泌，使心脏猝然停止跳动，导致死亡。

七个人都被活活吓死了。那么在他们临死前，究竟看到了什么？

是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人们如此惊悚的恐惧？

在刑警队，李敏和同事们在为刚才拉她下车的老人做笔录。

老人叫耿匡仁，曾在生物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

气氛紧张而肃穆。每个人都在认真的听。

有干警问耿老：“上车后，你是怎么发现郑浩的脚没有挨地的呢？”

“当时我正好坐在车后面，他们一上车，我就看到了。”

李敏问：“你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告诉我？”

“不可能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害你。”

有人问耿老：“你又是怎么知道郑浩想害李敏的呢？”

“因为当时他的一只手一直在座位下偷偷做挖的动作。”

挖什么？挖眼睛。联想起前几起案件受害人被挖去的眼睛，李敏不禁尖叫起来。

老人淡淡地说：“姑娘，别害怕。谁一辈子都会遇到几件怪事。你看，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世界和年轻时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我想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太性急，把很多好象不存在的东西就给忽略掉了。等到老了以后，可能离死亡近了一些，所以才发现世界原来和我们年轻那会儿看到的不完全一样。”

耿匡仁笑的很和善，说：“我是研究生物的。搞了大半辈子生命科学，谁知最后越搞越糊涂了。尤其在这种精神能量领域，有很多现在都没办法解释的东西。比如精神能量的传递，其中几乎有迷信的色彩，但是却不尽然，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也仅仅是刚起步。再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死亡前的精神能量在某种程度上被储存，而后在如今被释放。他（它）的行为没有意识，只有本能，所以会做出很多超自然的举动。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他生前想去做

的，活着时他是人，所以也仅仅是人的想法。没有什么诡异的。”

怎么到这里就没有了？刚才又搜到一段，补在这里，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最后的结局。

郑浩的尸体究竟在哪里呢？难道郑浩真的是其父亲精神的某种传递吗？如果说郑浩真是某种传递的精神在作用，那么他一个接一个的杀人又是为了什么呢？已经有两个女孩被剃去左眼吊在南坪85号前的大槐树上。是不是在这棵槐树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许死者只是感到无端寂寞，甚至郑浩对自己的死感到愤怒？他要报复！害死他的是他的父亲，也是那个时代的残酷精神。他死了，但是怨恨的精神留了下来，贻害社会。可以这样解释吗？

在对郑浩一家的调查中发现一件奇事。

这件事或许比什么精灵古怪的东西更离奇，更可怕。

因为，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发现了一具被封存近36年的尸体。或许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或许因为文革时期登记本上的遗漏，更或许是什么难以解释的力量在作祟，这具尸体就直挺挺在太平间的冰柜中躺了这许多年，竟无人过问，也无人打理。直到最近医院进行企业体制改革时，才被清点出来。由于已在冷柜中存放多年，尸体的肌肉已经萎缩，上面长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尸斑。

经过确认，这具尸体就是当年被砒霜毒死的郑浩。

为了作进一步确认，以判断这个郑浩究竟是不是李敏在那天夜晚见到的郑浩，李敏被请去做确认。

说实话，做刑警这一年多李敏见过不少尸体，有被枪打爆头的，有大腿从根部被撕裂的，有被剃去眼睛吓死的。但是这一次，她一想起要在存放三十多年的尸体上辨认出那个她曾见过，曾谈过的郑浩，不寒而栗的感觉就紧紧缠绕在她的心头。

太平间的灯光暗淡阴森。几个陪同她的男同志皮鞋在地面上踏出“啪啪”的声响。太平间仿佛总是没有窗户，憋闷的气息，药味以及15瓦的电灯泡，在四周的宁静中构筑出阴阳交界处的神秘情趣。

沉重的冰柜被医院工作人员轻轻拉开，露出一具已略微有点干枯的尸体。尸体面色惨白，双目紧闭，上下双唇由于存放太久已经发干收缩，绽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啊！李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自称是花落无声的人，就是这个面孔英俊的干尸，在几天

## 未定标题

前曾与她一起坐在快餐店里侃侃而谈。

李敏喘不过气来。她侧过头去看干尸的手臂，干枯的肌肉紧紧裹住尸体僵硬的骨骼，一块块褐色略微发霉的尸斑，依旧真切地长在那里。

李敏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陪同她的干警们点点头。

干警们难以相信天下竟有这样的古怪，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相互看看，用眼神交换着彼此惊讶的态度。

就在男干警们相互交换眼色的刹那，李敏清楚地看到，干尸那早已干枯的上下唇微微动了一下。郑浩笑了。

这个轻轻地动作除了她谁也没有注意到。当男干警们目光再次回到干尸脸上时，笑容已经消失，干枯泛青的肌肉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李敏的第一反应只是他笑了。当她突然意识到眼前这具干尸真的笑了时，她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被恐怖惊溃的情绪，尖声大叫起来。

有谁见过尸体自己在笑？长着尸斑，肌肉萎缩，本是一团死肉的郑浩在瞬间微笑了。突然的心理刺激立刻冲破李敏神经所能承受的极限。

她跑了，尖叫着连爬带滚逃了出去。

确切地说，李敏已经疯了，受到这样刺激后她的精神崩溃了。从此以后只要有人在她面前露出微笑，她一定会尖叫着吓个半死。因为任何一种笑容，都会让她想起郑浩。

其实有件更恐怖的事情李敏并没有看到。

那就是在郑浩干枯的嘴里，还含着两颗柔软的人眼珠。都是左眼，一颗是王娟的，另一颗属于黄小洁。

后记

后来，或许是拓宽马路的需要，也许是因为某领导了解到其中的凶宅的故事，南坪85号将被拆除。一栋旧楼倒下后会有许多新楼耸立起来。那棵挂过死人的大槐树也被工程队挖走了，据说是进了造纸厂，也有说法是槐树被人移到山上去绿化了。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应该有某些精神化的东西还在继续传递，其中某些可怕的部分会被一些媒质保存下来，比如一棵槐树。这样的能量没准某一时刻又一次会冒出来，用它自己的逻辑继续影响着周围的事物。科学只能解释已知，却无法揭示未知。所以世上究竟有没有灵异，大约是没有谁能确定的。

谁知道呢？也许此刻就有东西站在你的后面。

而你却看不见